

彎弓集

拾 風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寸集

卷之三

上海古籍出版社

弯弓集

拾 风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弯弓集

著 者 拾 风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16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

上海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

开本：787×1032 1/32 印张：2 13/18 字数：51,000

1959年6月第1版

195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统一书号：10078·0779

定 价：(九) 0.26元

目 次

談“老”.....	1
米丘林的出身.....	3
胡适“研究”甚么？.....	5
无声手枪与无声毒箭.....	8
魯迅先生“片面”嗎？.....	12
談手茧.....	15
“知識”兩題.....	17
班超精神.....	20
从猫到虎.....	23
不要把問題顛倒过来.....	27
“誘敌深入”及其他.....	32
这課千万补不得.....	34
聞道此公是右派.....	37
白艾——一株毒草.....	40
隨筆.....	44
自找麻煩.....	46
有鼓无泄.....	48

保尔·罗伯逊与瑪格丽·杜魯門.....	51
“勇气药”.....	53
丘吉尔的梦.....	55
紐約奇談.....	60
比諸葛亮还强.....	69
我們与战斗的人民同在.....	72
提防艾森豪威尔的賊性.....	74
論墨菲之軟体外交.....	77
張驢儿姚田氏之流.....	80
龙吟与牛喘.....	82
呸,美国强盜!.....	86
論杜勒斯的攀亲扯故.....	89
“弱小者”胜利万岁!.....	91

談“老”

在我所看过的苏联影片中，最喜爱“巴甫洛夫”。特别使人感动的，是他的老年。

人老了，少不得有一番感喟。巴甫洛夫也曾感喟过，他想活下去。但是他与某些老年人的伤感，有显明的不同。那班一味伤感的老年人早在死之前就已心如槁木，静候解决；巴甫洛夫则反而愈老愈勇敢、愈年青。这是容易明白的。在新的社会里，人对生与死有着新的認識。一种新的信念在鼓舞着他，使他忘掉老、忘掉死。信念是甚么？就是对祖国、对劳动者的高度热爱。唯其他已经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把自己的生命看成是祖国的一分力量，所以才那样感到生命的珍贵。当然，他想活下去。这和一般自私者的苟延残喘的想法，全然不同。

在上海，六十岁的女工施小妹学习識字的故事，同样使人深受感动。这告诉你：在旧的社会里，人为甚么那样脆弱？别说老年人，就是有些中年人、青年人也常常未老先衰、談“老”色变；而今天，则真正上了一把年紀的人，也能生气勃勃、一切想从头学起。

“朝聞道，夕死可矣”。中國古時的人認識真理之後就是如此的快愉。現在，我們更看到了這些活生生的例子。

老的人不被“老”吓倒，却變得年青了，年青的朋友們該如何呢？

米丘林的出身

偉大的苏联科学家与选种专家米丘林，为农业植物学的发展，提出了无穷尽的可能性。在科学上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提到他的学历出身，却使某些人失望得很，因为他不过是一个连中学课程也沒有讀完的学生。如果他不幸而生在資本主义国家，那是不可想象的。他的輝煌成就，即使不为財閥市僧所精謁，也将被那般学院派的高等人士压得不得出头了。

只有在苏联，在属于人民自己的国家，他才有可能受到他应得的尊敬。

这件事，对我们新中国又有甚么教育意义呢？

中国的劳动人民，由于过去教育的不普及，象米丘林之类的实验者是很多的。比如于振善，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并没有进过甚么学堂，但是他发明了一种计算尺，可以灵活运用于加、减、乘、除、平方、立方，那是一般算学专家所聞所未聞的。特别是最近这次工农兵劳模代表会议的代表們，他們都在劳动体验中創造出許許多多新的事物，对人民有了一定的贡献。这是众目共睹的，不

容我們抹煞，可是，他們本身都一般地缺乏科學理論基礎。然而，我們自己的政府並沒有因為他不是科學家而予以任何歧視，也並沒有把他們的創造發明放在一邊，反而斤斤計較到他們是甚麼學校畢業這些其實不關緊要的問題。這班為祖國為人民獻出他的智慧來的實驗者，都受到應得的榮譽和扶助。象發明計算尺的于振善，現在已在北京進大學，由政府幫助他深造。

我並不重視經驗而蔑視科學理論，恰恰相反，我絕對相信科學。但是，眾所周知，科學是前進不已的，因之，我們就沒有理由借科學為盾牌來抗拒新的創造和發明。

一切創造和發明，都應該以中國舊有的基礎出發，肯定他的已有成就，補充他理論的不足，這正是我們政府對待發明者正確的態度。反之，不顧事實，把學歷、出身拿來作衡量標準，那就會犯錯誤。

胡适“研究”甚么？

提起胡适，有人以为在五四运动时他总算“不无微劳”，这是不明胡适底细的人的说法。其实，就是在当时北京新旧思潮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封建阵营里，仍然有人对胡适极为赏识，并不把他当敌人看待。在汪长祿给胡适的一封信里，就提到这样一回事：“前月我在一个地方谈起北京的新思潮，便联想到先生（指胡适）个人身上。有一位是先生的贵同乡，当时插嘴说道：‘现在一般人都把胡适之看做洪水猛兽一样，其实适之这个人旧道德并不坏。’……”①胡适这位“乡先生”，惜乎不知其姓氏。只是他这一点知人之“明”，确是值得提一提。

果不出这位胡适的“贵同乡”所料，不消多久，胡适的一些荒谬言论就十分雄辩地表白了自己：哪里是什么“洪水猛兽”，不过是偶然被漩涡卷进来的一条毛毛虫而已。就在“五四”那年八月，他发表了那篇“新生活”；十一月，他夸夸大谈其“新思潮的意义”。他生怕革命运动起来了，伤害到他的外国主子的利益，连忙声嘶力竭地在鼓吹什么“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提出“研究问题、输入

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等等口号，作为障眼法，妄想把革命青年从革命队伍里拉开，而引到一个不可知的“迷宫”里去。

只要听听他所講的“十篇‘贏余价值論’不如一点研究的兴趣”^②的謬論，就可以看出他敌視革命的反革命态度了。胡适所謂“研究”的問題到底是些什么問題呢？他“研究的兴趣”究竟何在呢？

且看他的“宏論”。

他說，人之异于禽兽者，就在“为什么”上。“你到万牲園里去看那白熊一天到晚摆来摆去不肯歇，那就是沒有意思的生活。我們做了人，應該不要学那些畜生的生活。”^③

怎么样才够得上人而不是畜生？胡适以走江湖的口吻故弄玄虛地喊道：“諸位，千万不要說‘为什么’这三个字是很容易的小事。你打今天起，每做一件事，便問一个为什么，——为什么不把辮子剪了？为什么不把大姑娘的小脚放了？为什么大嫂子臉上搽那么多的脂粉？为什么出棺材要用那么多叫化子？为什么娶媳妇也要用那么多叫化子？为什么罵人要罵他的爹媽？为什么这个？为

① 見“胡适文存”卷四：“我的儿子”九八頁。

② 見“胡适文存”卷四：“新思潮的意义”一五九頁。

③ 見“胡适文存”卷四：“新生活”一四八頁。

什么那个？——你試办一两天，你就会覺得这三个字的趣味真是无穷无尽，这三个字的功用也无穷无尽。”^①

做人，不做畜生，原来如此容易，只要一天到晚着眼在“小脚”、“脂粉”上問几个“为什么”就行了。至于为什么胡适偏就不讓人在国家大事上、民族压迫的問題上問几个“为什么”呢？这也是很容易明白的。他所希望的，正是把人們改造成鼠目寸光的庸人，当帝国主义的屠刀和絞索已經架在或者套在他的脖子上的时候，这样的人还正在津津有味的“研究”着：“为什么大姑娘……”，“为什么大嫂子……”，帝国主义者对这样的人不消說是滿怀高兴的。所以，你要以为胡适所鼓吹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义”，仅只是淺薄无聊，那就大錯特錯了。那淺薄无聊的背后，有鋼刀、絞索在。

可見即使在“五四”时代，胡适也是暗藏着的凶恶的敌人。当他一发觉中国人民进行着的是反帝、反封建的偉大的革命斗争时，立即原形毕露，猖獗然，露出那排尖棱棱的牙齿来了。

① 見“胡适文存”卷四：“新生活”一四九頁。

无声手枪与无声毒箭

——抗議胡风对聞一多烈士的污蔑

舒蕪的那篇“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用真凭实据揭发了胡风若干年来挂羊头卖狗肉的反对党、反对人民、反对革命的活动。胡风在那些“私房話”中，恶毒地咒罵党的文艺干部与非党的进步作家是“馬褂”、“豪紳”、“蛆虫”、“市儈”；以生命献給民主斗争的聞一多烈士，也被胡风罵为“投机”！他在給舒蕪的一封信里說：

君不見那些只把自己当作宝贝，視别人为鬻狗或猪仔的市儈們，是怎样的卑賤！……

聞一多当然是投机，但他投中了，只好奉承他。这里还有比他更丑的角色。

胡风为什么要罵聞一多先生呢？因为，在党的号召和影响下，聞一多先生和一切有气节、有正义感的知識分子一样站起来了，他不再安于“极端的唯美主义者”的詩人的生活，从他那钻研古籍的“何妨一下楼”^①走了出来，

积极参加民主斗争。在一个时事座谈会上，他曾经当着一些反动军官的面，义愤填膺地说：“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这大概就是胡风所谓的“投机”！胡风是从来不会这样“投机”的！）国民党反动派当然恨之入骨，终于用美制无声手枪杀害了他。人民对闻一多先生的转变，表示热诚欢迎，对他的殉难，表示无限痛悼；并以自豪与崇敬的心情来歌颂他、一个民主斗士的伟大品格。一九四九年八月，新华社发表的一篇有名的社论“别了，司徒雷登！”中，曾经提到闻一多先生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这是中国人民对闻一多先生最确切的評價！

而胡风对闻一多先生的转变，却采取的是如此仇视的态度。为什么？事实很显然，胡风是反对中国知识分子跟着共产党走的，反对中国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胡风给中国知识分子规定的是另外一条路：尽可以把“血呀”“火呀”这些字眼写成文、写成诗，可千万不能真正

① 一九三八年五月，闻一多先生随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迁到云南蒙自，仍然埋头钻研古籍，足不出户，同事呼先生所居楼房为“何妨一下楼”。

参加到现实革命斗争中去；（因为那样会动摇统治者的基础！）对待统治者必须用“奴隶的语言”，别使主子动气，这样，在进步人士面前，他既有一襲“进步”的外衣；在殘暴的统治者面前，又有一副奴隶的面相。“进步作家”而又有一張“事实上的人寿保險单”，这就是胡风所准备培养的英雄“人物”！而聞一多和成千上万的知識分子竟然跟着中国共产党走，为民主事业、为社会主义理想而斗争，这就引起胡风不快，这就成了胡风辱罵、污蔑的对象。胡风屁股坐在哪一方面？箭头指向何处？这还不明白么！

聞一多先生是被美国造的无声手枪杀害的。当时，誰会想到就在革命文艺队伍里还躲藏着这样一个胡风，他早在无声手枪发射以前，就暗里向聞一多先生放过一支无声的毒箭了！也就在他放毒箭的时候，表面上他还要“用微笑包着侮蔑和他們握手言欢”的手段来表示“奉承”；甚至在最近发表这次“我的自我批判”里，他还伪装哭丧着脸，說甚么“一些牺牲了的先烈們和一直忠貞战斗着的同志們引导过我，教导过我……”，并表示“悔恨性的內疚”甚么甚么的。舒蕪的材料，告訴人們：这些話都是假得不能再假的貨色，胡风所說的話應該从反面去理解。

胡风所謂“牺牲了的先烈們和一直忠貞战斗着的同志們……”究何所指？胡风是否把聞一多也算在“牺牲了的先烈”之列呢？从胡风一貫反党、反人民、反对革命的

历史看来，他从来没有和聞一多以及所有在党的领导下参加革命斗争的知识分子走过一条路。聞一多是我們的，与胡风不相干。胡风不配也不必要在我們的先烈面前表示甚么“内疚”。学习过联共党史的人都知道：苏維埃国家的内奸也曾在基洛夫被刺以后写过一篇頌揚基洛夫的祭文要求登报，但是，这些“花招”是誰也瞞不了的！